

蘇聯文藝

4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目 錄

~~~~ 小 說 ~~~~

紋達・華西列美斯卡雅	虹	(蕭 瑟譯).....	3
葛 洛 斯 曼	人民不死	(林 陵譯).....	18
綏 芙 林 娜	女游擊員	(章愛虛譯).....	55

~~~~ 詩 歌 ~~~~

阿 麗 格 爾	致蘇維埃婦女	(芥 譯).....	62
別 爾 戈 麗 茨	給母親的信	(凌溫層譯).....	64
薇 拉・英 倍 爾 冷		(白 寒譯).....	67

~~~~ 文 錄 ~~~~

高 爾 基	索莫夫及其他	(雪 卿譯).....	69
高 爾 基	論普里雪文	(參 寥譯).....	142

~~~~ 音 樂 ~~~~

叔 斯 達 柯 維 赤	斯拉夫人的音樂	(芙 譯).....	148
阿 爾 雪 凡 格	李姆斯基・柯爾薩(高 明譯)	珂夫	152

~~~~ 評 介 ~~~~

史 維 特 洛 夫	史大林文學獎金得獎者	(原 譯).....	160
查 斯 拉 夫 斯 基	「對敵憎恨是怎樣產生的」	(遇 平譯).....	165
伏 伊 金 斯 卡 雅	「虹」	(原 譯).....	171
史 維 特 洛 夫	「衛國戰爭詩篇」	(原 譯).....	179
作者介紹		(編 者).....	182

插圖	紋達・華西列美斯卡雅像		2—3
	林中游擊隊營房(巴拉索夫木刻)		54—55
	高爾基像(索洛維伊契克作)		68—69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В. Н. Рогова

№ 4.

Шанхай

Март 1943 г.

П Р О З А

В. Василевская	— Радуга	3
Вас. Гроссман	— Народ бессмертен	18
Л. Сейфуллина	— Партизанка	55

С Т И Х И

Маргарита Алигер	— Советской женщине	62
Ольга Бергольц	— Письмо матери	64
Вера Инбер	— Мороз	67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ПРОШЛОЕ

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	— Сомов и другие	69
“ “ “ “	— О М. М. Пришвине	142

М У З Ы К А

Д. Шостакович	— Музыка славян	148
Проф. Б. Альшванг	— Н. А. Римский-Корсаков	152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Н. Светлов	— Сталинские лауреаты	160
Д. Заславский	— Как рождается ненависть к врагу	165

О. Войтинская	— Радуга	171
---------------	----------	-----

Н. Светлов	— Поэз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79
------------	------------------------------	-----

КРАТКО ОБ АВТОРАХ		182
-------------------	--	-----

НА ОТДЕЛЬНЫХ ЛИСТАХ: Портрет Ванды Василевской — стр. 2-3,
гравюра худ. Г. Балашова «В партизанском лагере» — стр. 54-55,
портрет М. Горького работы худ. Г. Соловейчик — стр. 68-69.

蘇聯文藝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上海蘇聯時代書報出版社出版

Создан 1943

Лит. № 146

『你躺躺，躺躺，好好兒的暖暖……凍壞了，濕透了……』

她整了整從孩子身上滑下來的絨被，好像還祇剛剛聽見他的問話。

『兒子，我想到我們軍隊來的那一天……』

他睜大了眼睛望了望她：

『到我們這兒村子裏來嗎？』

『哦，是呀，到我們這裏來……』

『也會到魯台（Руды）來嗎？』他低聲問道，鬍鬚信任地向她吐露祕密似的。

『也會到魯台，怎麼不，也會到魯台……會到一切地方，直到聶泊河（Днепр）和聶泊河對岸，到一切的村莊和城市。到邊界和再過去，一切祇要人們在德國人底下苦得要死的地方，到一切的地方。』

『爸爸會到家裏來嗎？』

『會來的，兒子……游擊隊員們將離開樹林子出來，到自己的家裏去。……』

『一切都將跟從前一樣嗎？』

『一切都將跟從前一樣，』她重複說。『是的，是的，兒子，比從前還要好。』

她住口想了一想：將來又將和從前一樣，這是可能的嗎？農舍周圍將長滿向日葵，園子裏開出緋紅色的大錦葵花，它們的種子，是麗琪亞（Лидия）從城裏帶來的，孩子們將愉快地吱吱喳喳的上學去，齊娜夏天將到幼稚園裏，那裏有小魚愉快地迴旋盤舞。農舍裏將有許多穀物，並且陶器裏還盛着奶，晚上大家集合到俱樂部裏去讀報。

這樣總會來的。不管這一切發生過的事，不管鄉村所受到的這一切創痕。米舒特加（Мишутка）已經不會上學，米佳·列伏紐克（Митя Левонюк）不會在田野裏歌唱，奧林娜（Олена）不會坐上耕種機，姑娘們也不會為華西亞·克拉夫朱克（Вася Кравчук）所魅惑了，但是生活將依着自己的順序走去，又蓬勃，又繁榮。田野裏的蕎麥將一年一年的長出更高的麥穗，年青的水菓樹將供給更多份量沉重的果實，集體農場的母牛將供給一桶一桶更滿的奶，到城裏去讀書的青年將更加多起來。祇有一件事——應該支持下去，忍受下去，不要屈服，無論怎樣

在世界上不要屈服。……

農舍裏變成了緋色。太陽落山，它以彩霞所有的一切色彩，把天空煊染得五顏六色。奇幻的葉子在凍結的玻璃窗上開出玫瑰花，閃耀着金光。天空迅速地黑下來，暗影濃重起來，地平綫上的色澤還沒有來得及暗下去，像冰一般寒冷的銀色的冰輪已經昇起來，出發踏上它那迢迢的長途了。落日的光變成了月光，天空中長出許多凝固着一動不動的閃爍着的柱子。但是這好像看不透的黑暗在這一天晚上攔在大家的心上，黑暗比了以前所受過的一切更深和更苦。大路上的腳步聲不停的響着——村中走動着許多俘虜，熾熱着熱病和飢餓的又黑又瘦的幽靈的行列。雪上遺下他們受傷的赤裸的腳的血跡。籬垣之間使人不能安睡地游蕩着那種怕人的沙啞的哀求聲：麵包！深陷的狂亂失神的眼睛注視着人們的眼睛。槍柄的敲打聲擊動着心，驅趕那些人的兵士的吼聲罵着。

……唉，年青漢子們痛哭流涕，

琅瑯繫獄爲土耳其的奴隸……

這曾經在什麼時候有過，是怎麼一回事呢？不，不，這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土耳其的奴隸和遠洋裏的土耳其奴舟，攔在頭上的土耳其彎刀。不，這甚至也不是包采茨基老爺（пан Потоцкий）施之於鄉人身上那些從聶靜（Нежин）到基輔（Київ）爲止的火柱刑架。不，這並不是那老早忘記的韃靼人向烏克蘭的侵襲。烏克蘭土地上的血，烏克蘭土地上的死亡和眼淚，烏克蘭土地上的痛苦，比了在詩歌中唱到和遺留在人民記憶中的一切時代還要多。

那一支歌能訴述出聶泊河這一邊和那一邊發生的一切事，在全部遼闊無邊的烏克蘭土地上發生的一切事，那一支歌能傳達出那爆發在這土地上的像疫病，像洪水，像吹散窠巢的狂風似的突如其來的可怕的黑暗時期？那一支歌能吸收這樣紅的血，吊刑架的咿啞聲，孩子們的呻吟聲，幾千幾萬人的死亡，村莊上的黑煙，這些死在魯台和其他數十百地方營房鐵絲網後面的無邊無際的青年的墳墓，誰要和到什麼時候會唱這種歌，這種散播不寒而慄的恐懼的歌呢？

『不，不，』女人們想道，她們企圖把那些在大路上走的俘虜們的形像從自己心中驅除出去。『不會有這種歌的。應該捲起衣袖，重新建

造屋子和農舍。把小麥播種在大地上，讓那無邊無際的田野像海洋似的浪濤洶湧地迎風咆哮。以黃金色的小麥，太陽似的向日葵，笑臉迎人的花卉盛開的花園來掩蓋那染遍血污的大地。以蔚藍色的亞麻，白粉紅的顏色的蕎麥，高大的大蘆葦來掩蓋，以便不遺留下，不遺留下那些泳流到遙遠的黑海裏去的紅河上的德國人的足跡。』

菲陀茜亞·克拉夫朱克（Федосия Кравчук）突然醒轉來了，髻髻有人推了她一推，於是她坐在床鋪上。心跳得這樣的猛烈，像要躍出胸膛來似的。她以嘴唇攫住氣，靜靜的聽。是怎麼把她驚醒的呢？她實在是在什麼時候睡着的呢？她好像覺得她睡不着，怎麼也睡不着，忽然卻又覺得她睡得很熟，一種令人疑惑不解的什麼東西把她從好夢中催醒。是什麼呢？這不是敲擊的聲音——四下裏萬籟俱寂。甚至於那個德國人的鼾聲也沒有打破夜的寧靜，——顯然，他在司令部裏就擱得很晚，這是常常如此的，他還沒有回來。不過她總不會是自己醒的。是有樣什麼東西把她驚醒的，是有樣什麼東西突然打斷了她的清夢。所以受驚的心會這樣鹿鹿的跳躍。

她不再躺了，她緊張地聽着，農舍裏和窗子外寂靜。向晚時分息下的風現在也沒有起來。夜又清爽明朗起來了。月兒在空中游着，旁邊環着一個發光的虹的環，地板上清晰地顯出了窗框子的黑影。小瓶裏的龍牛兒在那披着一層寒霜的玻璃的背景上完全成為黑色了。

忽然窗外傳來一陣模糊的聲音。像是被打斷了的呻吟聲，頓住了的鼻息聲。菲陀茜亞赤着腳跳到地上，馬上走到穿堂裏去。她用戰抖的手去找門門，但是門門沒有門上。魏納爾上尉，顯然，真的還沒有來。他從來不會忘記謹慎地為自己關上門的。

她打開大門。閃動着幾個黑影。

『是誰？』

這不是她問的。她知道，剛開頭，當她從夢裏醒來，當她用手撫住那瘋狂跳躍着的心時候，她就知道了。

『是我，女主人，』她低聲答道。『輕些，弟兄們，他不在……』

他們已經在穿堂裏。她認出了那矮小的偵察員。

『還沒有來，一定在司令部裏。』

『哦。那末我們也不用進去了。到司令部去吧，弟兄們！』

有一處地方發出了一下槍聲。

『在司令部那邊，』菲陀茜亞說。然而就在這個時候，另外一處也發出幾下槍聲，於是又有一處也來了。槍聲到處傳來。

『上司令部那兒去，』謝爾蓋（Сергей）發出命令，於是他們，絆着門檻，絆着廚房裏的桶，跑出來到那給月亮照得銀光泛泛的街上。

村子裏沸騰着鬥爭。他們在農舍裏聽見的第一下槍聲是那要佔領敵人砲台的部隊裏的兵士查維亞斯（Завяс）所放的。

當謝爾蓋帶着部下偷偷地挨近菲陀茜亞的農舍，想在睡夢之中去襲擊那司令官的時候，那些人在雪中沿着一座小山坡向那教堂爬去。他們穿着白衣，看也看不出，踏雪爬去，藏身於那些農舍的影子裏，溜進壕溝。前面，軍曹謝爾瞿克（Сердюк）緊張着視力爬去。於是他們安然直爬到砲台那邊。那些黑黝黝的砲口清晰地凸出在天和雪的背景上，沉默的龐大的口高高地矗立在那些爬行的人的頭頂上。有三個兵士坐在砲旁邊低聲談話。沿着砲台有一個哨兵踱來踱去。雪單調地在他的腳底下吱吱喳喳的響。

謝爾瞿克屏息絕氣的等着。那哨兵在壕溝旁邊回轉去。軍曹看見他那狹隘的背，頭頂上豎着刺刀。他無聲無息的爬出壕溝，突然跳起來向那德國人飛撲過去。兩個人都滾在雪中。謝爾瞿克扣住敵人的咽喉，那人祇來得及發出一聲呻吟聲。但是砲手們發現他們的同伴突然失蹤了。

『喂，漢斯（Ганс）！』有一個人不安地叫道，剛好在這時刻，紅軍戰鬥員中有人不小心壓着一支枯極枝。它叛逆地嘩啦啦的響起來。砲手們的步槍不待命令都拋掉，查維亞斯忍不住放槍打那邊上的第一個人。那德國人仰天倒下。後來的事竟發生得如此快，他們自己也茫然不解了：原來大砲旁邊什麼人也沒有，砲台已經在他們的手裏。大路那邊，照地圖上看來是設着德軍司令部的地方，也有槍聲轟着。

『跑步，弟兄們，』謝爾瞿克命令道，但是就在這時候，他面前長起了許多黑影。德國人顯然已經明白，襲擊的人數不多，所以大膽地跑

來，身子也不曲，也不偷偷摸摸。槍聲轟發了，謝爾瞿克跪倒下來，覺得右腿上突然疼痛起來。

『怎麼了？』

『沒什麼，沒什麼，弟兄們！哦，打他們！放排槍！』

奔跑的人中，有一個從腿部倒下去，但是這沒有妨礙其餘的人。大家都有自動槍，排槍融合成了一片不停的吼聲。

『躺倒在地上，弟兄們，從地上打他們！』

他們倒在大砲後面，瞄準那些清晰地在雪上顯出來的黑黝黝的人影。謝爾瞿克仔細地瞄準，以免浪費彈藥。忽然他覺得腰上一陣寒冷，他以爲是自動槍的槍柄引起的。前額，鼻子冰冷起來，面頰也麻木了。

他把步槍裝了子彈。向下看了一看，看見雪上有一個黑水潭。

『打呀，弟兄們！放排槍打他們！』

他跪倒在裏面的那個水潭是怎麼的呀？椅子的膝部完全濕了。這樣冷的天竟會這樣，這是很怪的。好像有人用水澆的一樣。

德國人現在躺在廣場另外一邊路旁的壕溝裏井然有序地不斷的射擊。謝爾瞿克抬頭到那護衛他的臉的雪山崗上，估計了一下局勢。這樣的射擊是可以繼續到無窮盡的。而射擊却在整個村子裏轟擊，不知道那邊的事情進行得怎麼樣。他這五個人的小隊伍和他自己也許到那裏去會很有用處的。

『哦，弟兄們，我們要跟他們攪許久時候呢！烏拉！爲祖國，爲史大林！』

他們像一個人似的跳起來，曲着身子跑去，像針利似的向前轟出了刺刀，向自動槍的劈拍聲中，向機關槍的排槍聲中衝去，他們跳跳蹦蹦的幾步就跑到了壕溝旁邊，從上面直跳到那些莫明其妙地呆若木雞的德國人中去。路旁的壕溝默然了，髒髒被扣住了咽喉的狼的號叫聲，德國人的屍首黑點子似的橫在雪上。

『現在那兒去呢？』查維亞斯聲音喘急地問道。但是謝爾瞿克並不回答，他們詫異地四面看了一下。

『喂，謝爾瞿克同志，您在那兒？』

● (Ура) 俄羅斯人的歡呼聲，有點近似中國人之喊「萬歲」。

『怎麼了？』謝爾瞿克最要好的朋友，眼睛晶瑩的亞歷山大(Александр)不信地問道。

『呀，他有沒有和我們一同跑呀？』

『你瘋了嗎，當然跑的。』

『那末他那裏去了呢？』

『他躺在這兒，在這兒！』其中最年輕的華尼亞(Ваня)聲音喘急地叫起來。

亞歷克賽(Алексей)衝過去。謝爾瞿克躺在大砲和壕溝之間的半路上。

『怎麼了？』華尼亞含糊地低聲問道。

亞歷克賽注視了一下雪。月光下清晰地顯出血跡，幾大灘血，從砲直到那陣亡者躺著的地方。

『他被打在什麼地方？』

亞歷克賽默然用手指點點。脚和膝部差不多和腿的其餘部份成了直角。這地方周圍的雪成了一個黑色的水窪子。

『他的腿給打穿了，像用刀切斷的一樣……』

『瞧！他怎麼樣跑的！』

『瞧什麼！衝司令部，弟兄們，那邊打得很熱烈呢！』

他們跟着亞歷克賽，踏着吱吱喳喳響着的雪急匆匆的去了。

當發出第一下槍聲的時候，魏納爾睡在司令部裏的行軍床上。他在等待司令部的鈴聲，不能到家裏去。另外一垛牆旁邊，熟睡着一個曹長，隔壁一個房間裏，一向總是這樣，橫七豎八的躺著兵士。上尉等了好久，但是電話不響。他一面被另外一個房間裏傳來的鼻息聲惱怒着，同時又被那曹長的鼾聲所騷擾着。床是硬的，所以很不舒服。最後，他入睡了。他給射擊聲所驚醒。

『又有人在村子裏闖了，』他惱怒地想道。證實德國人命令的無能爲力的新證據使他生氣起來。

但是幾乎是剎時的爆發了第二下，第三下槍聲。上尉滑下床來。

『查烏才(Заузе)，起來！』

曹長已經站起來了。窗下傳來一陣哧哧哧哧的脚步聲，房間裏擠進了許多兵士。

『布爾雪維克在村子裏了！』

『關門！熄火！』魏納爾命令道，於是他們衝去門上門闌，用泥堵住了門。

裝着電話的那個房間最寬大，最適於防守。雖然魏納爾沒有估計到這裏真的會迫得要自衛，但是一切都是準備好的。門很牢固，是用厚木板做成的。魏納爾會命令再釘上鐵皮和加強鎖銷。牆是用厚梁木造成的，窗上裝着堅固的百葉窗。房屋老早就造好，看樣子，是充作棧房和倉庫之用的。兵士們過夜和關着人質的那一部份是後來添造的，那時房子裏已經設立村蘇維埃，紅角[●]和圖書館了。那邊的牆比較單薄，門不過用鑰匙鎖上而已。但是這裏可以使人有如身處堡壘般的感覺。

『打開窗洞！』

他們立即推開那沿牆放着的梁木。這裏一層一層的放着沙袋，在近地板的地方分割成許多狹縫。兵士們躺倒在地上。冷氣穿過隙縫，吹進暖熱的房間裏來，蒸氣縷繞起來。步槍開始吠叫了。

鄰室裏脚步聲響起來。迫近地響了一下槍聲。

『打電話到司令部去，快些打電話到司令部去！是游擊隊嗎？』魏納爾問那正在把子彈帶嵌入機關槍的氣息喘急的哨兵。

『不！是軍隊！』

『他們有很多嗎？』

『我不知道，到處在射擊，顯然是從四面八方來的。』

魏納爾罵起來。

『打電話，打電話！』

『上尉老爺，電話打不通……』

他跳近桌子，但是徒然地對話筒呼喊和用拳打着那默不作聲的電話機。死一樣的寂靜……

『割斷了，流氓！』

-
- (Красный угол) 蘇聯一種供作休憩和教育之用的地方，性質與俱樂部相仿。

他惱怒地一拳。電話機轟然一聲掉在地上。他用腳把它踢入屋角裏去。

『我們自己來對付。注意！』

街上密佈着槍聲，可以聽到子彈射進牆上的厚梁木的聲音。鄰室裏門上槍柄轟轟的撞擊聲，但是祇聽得吼聲，門却動也不動。

領導襲擊司令部的是沙洛夫少尉（Иларов）。奪佔了砲台的隊伍跑來的時候，他們還沒有打破第一扇門和衝進屋子。

『謝爾瞿克在那兒？』

『謝爾瞿克戰死，砲台佔領了。』

在第一個房間裏，他們發現許多兵士的床鋪，亂七八糟散放的東西，一個人也沒有。

『嘿，流氓，醒了轉來，闖到那一個房間裏去了。』

『也把他們從那裏轟出去……』

裏面咕噪地移動梁木，從隙縫裏向另外一間房間裏掃射出來。

『出來！我們從外面來捉。』

他們在屋子周圍散成一條鏈子，然而立刻明白了，這是堡壘之類的東西。強固的梁木對子彈毫不屈服。梁木上落下一些木屑，但是牆還是完整無缺。機關槍猛烈地吠叫着。隙縫中爆發出微青和紅色的星火。屋子在拚死。

『他們不吝惜彈藥，』沙洛夫咕嚕着。

『看樣子，他們是準備好了防守的，少尉同志……』

整個村子進行着射擊。大概各部隊在他們的崗位上包圍德國人。但是一切都給那從固守着的農舍裏傳出來的轟聲所掩住了。

『唔，弟兄們，一定要把他們捉住。到天亮一定要把他們捉住，沒有什麼可攪的。早上或許會偶然有他們的部隊來到，那末一切都完了……』

他們躺在山崗後的溝裏，努力用準確的射擊擊毀那從隙縫裏突出來的步槍。但是槍火一刻也不停。

列伏紐克家的那些德國人突然被俘了。衝進農舍的戰士們撞見他們

睡着，兵士們驚慌地跳起來，抓起放在床鋪旁的步槍，絆着四散扔着的帶子跌倒。

『躺在地上，』明慶珂（Минченко）對那飽受驚慌的列伏紐克喊道。她聽話地倒下，竭力想把她的小甘卡（Ганка）推到床底下去。但是她還沒有明白發生什麼事，農舍裏又靜下來了。戰士們消失了，地上橫着穿內衣的德國人。

寧靜早被擊破。現在已經沒有人會溜走，不會在籬垣外面爬了。

『記住，弟兄們，一個活人也不能讓他溜走，一個活人也不能！』當紅軍戰鬥員們分成一隊一隊迫近林子的時候，少尉對他們說。於是大家明白了，計劃的成敗在此一舉了。

各地的德國人是各自行動的。有的地方他們決定沿着農舍自衛，有的地方驚擾地祇穿着一襲內衣，但是帶着步槍和彈藥，跑出來到院子裏。他們半裸着跳出來，跑到凜冽的寒氣中，俯伏在棚房的屋角後面和籬垣後面頑強地射擊。

『別在腳下攪，別攪！』謝爾蓋對婦人們喊道，她們忽然像從地下出來似的出現，直闖進交綏的砲火中來。

『同志們，我屋子裏有六個德國人，六個德國人！快一點！』畢爾佳麗哈（Пельчариха）拖着一個紅軍戰鬥員的大衣。

『在那裏？』

『你祇要走，我指給你看，屋子近得很，馬上就到的，』她鬍鬚稱贊一所很好的寓所似的煽動着。

他們跟着她跑，但是立刻看到事情並不簡單。他們碰到了一陣致命的槍火。這裏牆上也挖成了隙縫，裏面鑽出死亡來。

畢爾佳麗哈和戰士們一同伏在地上。她身邊有一個青年，一手抓住胸口，呻吟地把頭垂在槍口上。

『這怎麼也不成，弟兄們，』她喊道。『他們把你們一個一個打倒，而自己却坐在屋子裏！放火燒屋子吧！』

『這是你的屋子嗎？』

『是我的，還會是誰的呢？放火燒，放火燒！』

『屋子裏沒有人嗎？』

畢爾佳麗哈緊握了拳：

『有一個小孩子……大人都跳出來了，那邊……在搖籃裏……』

『哦，那怎末成？你這女人瘋了嗎？』

她抓住一個紅軍戰鬥員的衣袖。

『怎麼辦呢，我親愛的！怎麼辦呢！你們別爲了一個小孩子而毀掉……我母親，我對你說——放火燒屋子！』

『醒醒吧，母親！你怎麼的！』

『放火燒屋子！哦，瞧！』

第二個紅軍戰鬥員急遽地用手帕包紮手。手帕上巨大地一點一點露出血來。

戰士們不聽畢爾佳麗哈，但是她扭住他們的大衣，號哭地絮絮勸個不住。

『你別纏吧，不要給打死！你沒看見打得多厲害嗎？』

『誰要打老太婆……』

有一個隙縫中的步槍啞然不響了。

『瞧！祇要好好的打，一切都會好的！』

『喂，弟兄們，要是爬過屋頂去，那不好嗎？從另外一面爬過屋頂，我來領路！』

『哦，這就情形不同了！不要說放火燒放火燒的！在那裏？走吧！』

有幾個人留下來，以加倍的精神射擊。餘下的跟着畢爾佳麗哈跑去。過了一會兒，農舍裏開始了一陣喧嘩的格鬥聲。

『別放槍！』畢爾佳麗哈大開門戶喊道。『別放槍！』

他們躍起身來。農舍裏躺著死掉的德國人，有的臉倒在機關槍上，有的給刺刀刺死了。

『瞧，謝遼查（Сережа）●，直中在額上……』

那射手高傲地檢點自己的工作。畢爾佳麗哈從搖籃裏抱起小孩子。

『被殺死了，』她聲音死一樣的模糊地說。

他們仔細一看。那小小的身子毫無生氣的垂在那女人的手上，小頭被打破，搖籃流滿了血。

● 謝爾蓋的愛稱。

畢爾佳麗哈手中抱着死小孩站着，無意識地搖曳着那輕的小身體。

『瞧……你們不要放火燒……憐惜小孩子……可是爲了小孩子却使那兩個人受傷……』

『輕些，母親，輕些……』

『我又不是哭，我親愛的，我不是哭，你把槍給我吧……』

村子裏的槍聲稍微靜了些了，祇有司令部那邊，鬥爭還在繼續。天已經現出魚白色，虹環裏的新月逐漸消逝於高空中；虹的環像凱旋門似的矗立在它的兩邊。空氣流入茫無邊際的青天中，整個世界猶如一個充滿了冰的玻璃球。突入銀色和青色中的祇有司令部旁邊不斷轟擊的紅色的星火。

『這樣我們可以對付了，弟兄們……把手榴彈丟進窗子去，也許百葉窗已經不怎麼牢固了。』

『那末怎麼走近前去呢？像瘋子似的在射擊……』

真的，從牆上的隙縫中淌着流火。不斷地劈劈拍拍爆發着射擊聲，雪像小雲似的一捲有數百處之多。

『天亮了，』沙洛夫看看破曉的天，不安地說。遠遠裏地平綫上已經露出一帶粉紅色。鬥爭拖延得意外的長。白天一來，大路上也許會出現德國軍隊，意外的援軍也許會及時趕到。在夜掩護之下，發生的一切是神不知鬼不覺的。白天使德國人免除了不明不白的恐懼，使他們能够出來活動。假使有什麼地方關心這一個部隊，——大概是會關心它的，——注意到沒有了電話的通訊聯絡，就派人來，開始找尋。白天是幫助德國人的。

『哦，弟兄們……』

『沒有結果，少尉同志……這兒可以就攔上一年。扔扔手榴彈看吧！』

『好吧，應該試試看，』謝爾蓋忽然說。

『你怎麼的，你怎麼試呀？』

『不要緊，我試試看……』

他在旁邊遠遠裏兜過去，從牆上沒有隙縫的那邊的屋角後偷偷的溜近前去。他們中止射擊，恐怕打中他。